



原名：请拨315

$2+3=8$
 $5+3=8$

作者：王朔 等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北 京 ·





Z0019540

2+3=8

2007.5/188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北京 •

61910

(京)新登字 145 号

书名 2+3=8(请拨“315”)
著者 王朔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华燕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 37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1993 年 2 月 第 1 版
199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7-5008-1334-1/I·320
定价 8.50 元

简 介

本书是在正在拍摄的系列电视剧《请拔315》原作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这一当前的热门话题，对当今的社会各种场景进行了全方位的刻画。小说大量采用了绿色幽默语言，情节紧凑，耐人寻味。作品采用轻喜剧的艺术手法，既有令人捧腹的笑料，又能令人掩卷深思。其中许多精彩对白，更能让人会心一笑。全书共分三十四集，每集皆可独立成章。其中有些集因拍摄困难未能入选，但仍是十分精彩，在此一并收入。全书共计三十六万字。

原作：王 朔、魏 人、
刘 军、苏 雷、
马未都、葛小刚、
黑 子、朋 子、
汤建明。

改编：刘铁宁、林 梅、
敬源创作室

责任编辑：陈幼民 董 民

装帧设计：李洁明

版式设计：董 民

登

- 1、为了充分便利读者
利用率，读者借书
- 2、图书不得污损、折
毁或遗失，否则照

目

录

引	子	1
之一	尴尬恋情	4
之二	好事成双	27
之三	良辰	47
之四	一对傻瓜	62
之五	弹性时间	79
之六	温暖的“尾巴”	98
之七	鬼剃头	115
之八	不可儿戏	134
之九	大商场	151
之一〇	习惯成自然	172
之一一	最好甬打听	191
之一二	电子偏方	214

之一三	生日晚餐	231
之一四	冒烟胡同九号	249
之一五	积怨难消	265
之一六	坚固的防盗门	281
之一七	货卖一张皮	295
之一八	千里之行	311
之一九	电话风波	327
之二〇	特殊材料	342
之二一	混沌初开	359
之二二	井水与河水	375
之二三	踏破铁鞋(上)	391
之二四	踏破铁鞋(下)	409
之二五	都说都有理	427
之二六	鸡毛蒜皮	443

之二七	装修风波	460
之二八	就怕贼惦记	476
之二九	至上	492
之三〇	扫好门前雪	505
之三一	拔出萝卜带出泥	521
之三二	一波未平	536
之三三	一波又起	551
之三四	$2+3=8$	567

引 子

初春的夜晚，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凉。突然，一辆救护车，转动着幽蓝的警光，随着那揪心的笛鸣，飞也似地驶进了一家医院。

时间已是夜里 11 点钟了，医院的急诊室里依然是人进人出，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是绷紧的，很少有人说话。

马大同搂着只有 9 岁的女儿，呆呆地坐在急诊室的外面。他的面孔凝重，目光失神；女儿紧紧地靠在他的怀里，呼吸局促，神情慌乱。

手术室里，心脏起搏器在猛烈地搏击着，一位护士正在做人工呼吸……

时针慢慢地指向了 1 时 3 刻，负责抢救工作的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走出门去，冲马大同点了点头。

马大同明白了，拉着女儿疯了般地冲进抢救室。团团一下扑到手术床上，失声地痛哭着，拼命去扒母亲那已经永远合上的双眼，恐慌而凄厉地喊叫着：

“妈妈、妈妈，团团好害怕……”

马大同默默地伏下身，两行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

马大同的家，两间普通的两居室单元，一片狼藉：小桌上，

放着团团写了半截儿的毛笔字：莺歌燕舞，万象升平。大桌上，马大同刚刚刻了一半的石章：戒烟。桌子的另一头儿，放着妻子晓春还没有批改完的学生作业本。

马大同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上，那贴有妻子亲自写的：吸烟危害大家的条幅。

记者王力端着照像机来到卫生间，只见里面放着一台洗衣机，洗了半截儿的衣服还泡在水里。他端起像机，把安在墙上的“阳华”牌煤气热水器摄入了镜头。他，王力，是一位很精神的小伙子，三十二岁，高高的个子，嘴角儿上时常凝固着一抹冷蔑与厌恶。他是马大同在新闻进修班时的同学，更是常来常往的朋友。

一名女记者坐在马大同的对面，正在对马大同采访：

“马大同同志，能谈谈对这起意外的不幸事件的感想吗？”

马大同呆愣着，一瞬间，脑像中又出现了妻子中毒后扑倒在地上的悲惨场面。半晌，马大同才慢慢地抬起头，透过镜片的后面，一双失神的眼睛中，噙满了泪水，随着眼皮的阖动，一颗颗泪珠落在了镜片上。

“我……我……堵……”

“请慢慢说。”女记者安慰道。

“这……这是哪儿和哪儿啊！好好几个家，好好几个家，好好几个家啊！”他一把搂过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脑海中，立时又浮现出妻子在家中的一幕幕往事：

妻子在厨房做饭，天太热，马大同笑吟吟地为她 着扇子；

自己偷着抽烟，被妻子发现，女儿羞他，自己做着鬼脸儿；
自己骑着自行车，前边带着女儿，后边带着妻子，被警察

训斥，自己嘻皮笑脸地一边冲警察敬着礼，一边检讨着；

自己冬夜写作，妻子不但为他披衣送汤，还额外的奖励他半支烟；……

马大同想着想着，泪水又模糊了他的双眼：“她还盘算着，给屋子铺上木地板呢，口积肚攒了半年多，连根冰棍儿都舍不得吃……我真混呐，怎么就那么烧包儿，自觉着能耐大了，想立功呢，拿稿费自做主张，买了台热水器。结婚十年，就干过这么一档子光彩事儿，结果……害死了她。晓春，大同该死，该死的是大同哇……这家没有你，可怎么弄啊……”

……………

“观众同志们，本台昨天报道了假劣商品——阳华牌煤气热水器因无安全装置，致使用户晓春同志在使用中，中毒身亡的严重事件，马大同便是受害者的家属。这件事，又一次使我们看到：假冒、伪劣商品祸国殃民，已到了怎样的程度！”

女记者慷慨激昂地报道着。随即又转向马大同，热切地问道：

“老马同志，听说，市消费者协会已吸收你为特别会员？”

马大同镇定地点点头，道：“市消协已于今天，正式建立了一所‘消费者之音’服务部，专门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停了一下，他又激动地说道：“我就是这个服务部的第一个成员。今后，凡有那混蛋、驴蛋、鸟蛋、王八蛋的，玩儿奸坏、干坑人买卖的，我马大同就和他们干。有广大消费者撑着，我哪儿也不吝。哪位上当受骗了，要打电话，请拨 315！”

“对！”记者从旁也加重着语气道：“请拨 315！”

尴尬恋情

工商局会议室里热闹非凡，一曲欢快、轻松但节奏感依然很强的乐曲，伴随着一群姑娘的舞姿，争相地从窗口涌出室外。尤娜身穿健美服，正带领着姑娘们排练健美舞。她长得相当漂亮，不似蔽月羞花，而似出水芙蓉般的让人哑哑有声，她的舞姿随着她那性感的身材而愈发的显得优美而自然。

音乐在姑娘们最后一个造型中停止了。尤娜用手轻轻地抹了一下脸，拍拍手道：

“姑娘们，再来一遍！……”

她的话未说完，一位穿着制服的干部走到尤娜身边，一边笑着，一边调侃地说道：

“呵！名师出高徒啊！”

“承认高了？”尤娜狡黠的反诘道。

“不赖，透着活。明儿联欢会，你们这节目可算压轴的了。”穿制服的干部在姑娘们的嘻笑声中，对自己的评语也有些沾沾自得的味儿了。他还想继续来两句，忽然，一个姑娘背着挎包飘进了会议室。

“啊！”尤娜惊喜地叫起来：“阿萍，你没死哇！”

阿萍冲尤娜闪了闪眼睛，诡秘地撇了撇嘴，小声说：“还不谢我？”

“谢什么谢，甭卸(谢)，套着喂吧!”说完这句戏谑的话又有些后悔，忙又问：“说啊，什么喜事?”

阿萍轻轻地拍了拍书包，像地下交通员接头暗号般地低语道：“事关终身!”

尤娜带着阿萍回到秘书办公室，顺手绰起一听饮料，坐在放有四通电脑打字机的桌角上，然后笑着对阿萍道：

“还不露，什么宝儿?”

阿萍慢慢地从包里掏出一瓶包装精美的化妆品，得意地递给尤娜。

尤娜眯细了眼睛，带着几分神秘轻轻地接了过来。她低头看着那上面的商标，沉吟了一会儿，摇摇头道：

“洋字码儿，生。”

她又试图用汉语拼音往上套，希望能套出点什么来，争奈小学的汉语拼音学得扎实，她终于失望了，“叫什么? 哪国造?”

这下阿萍更得意了，像新闻发布会般地说道：“这是出口装，国货，大名鼎鼎的‘一抹净’!”

听了这番言语，尤娜的神情似乎有些失望，不屑地说：“透着能耐! 这年头，这路玩意儿多了，已经很难调动我的积极性了。”

尤娜一边摇着头，一边用嘲讽的目光扫视着那盒包装精美的“一抹净”。嘴里又磨叽道：

“哼!八成也跟大街上、胡同里那班奶油小生似的，一肚子草包，专能在‘味’上狠下功夫。”说完也斜地看了一眼阿萍，但随后又似乎怕真的失掉了一次真正的机会，问道：“这多少

钱？”

阿萍微微一笑，带着一副久经沙场的腔调说道：

“我傻吗？我不傻！一瓶四十二块八，任谁也得(děi)当回事，假不假，你试试，立竿见影”。说着，她一撩裙子，露出光润白皙的小腿，“记得从前什么妈样吧？”

尤娜瞄了瞄了阿萍的腿，似乎有点动摇了，“这价，倒是挺愣！”

她拿起那盒化妆品打开了盒盖，从里面抽出一张同样精美的说明书，边看边微忖着。她开始有些动心了，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上嘴唇，像是对自己，又像是阿萍，“我可能要上钩了！”说完又看了一眼阿萍，“四十二块八，就这么一耳朵眼儿？”腔调中隐隐地带着点怨意。

“这还是后门货呢！上市价，一瓶六十多呢！”阿萍叫起来，她在为这精美的化妆品鸣不平。

“其实，人们在嫌贵的时候，还说出了两个看不见的字。”尤娜带着一副哲理的腔调说。

“哪俩？”阿萍不解地问。

“‘不值。’但人们在买便宜货的时候，也说出了两个字：‘赚了。’”

阿萍似乎明白了尤娜的意思，“人都这么贱。买不着时，多贵也四处讨弄。找着了，挑鼻子挑眼儿的全来了！”说着，冲尤娜挤了挤眼，有些调皮地接着道：

“你嘴上的汗毛，跟小伙子似的。不像我腿，还能拿裙子挡挡！”说完哧哧地笑了两声。

尤娜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上钩了，那就彻底点，“买两瓶。”

“那可不，别辜负了这岁数。”阿萍又叫了起来，“百把块钱，算什么哇。人家外国，年轻小姐的化妆品，那一样儿不奔千上数？”

尤娜坐在自己房间的梳妆台前，一边哼着歌，一边细细地端祥着自己。她对自己娇美的模样儿感到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自己的唇上汗毛过重。她打开“一抹净”的盖子闻了闻，又细细地看了看说明书，用纤纤的小指头挖出一点，轻轻地抹在唇上，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捂上了。

她端坐在梳妆台前，静静地等着……

突然，母亲转进屋来，带着几分埋怨的口气问道：“干嘛呢你？”

尤娜一机伶，回头看了母亲一眼，玩笑地说：“变个魔术！”

母亲看着她的样子，疑惑地问道：“又是什么新项目？”

尤娜眨眨眼，想笑又碍着毛巾捂住了嘴，只得闷声闷气地说：“人总得投身于点什么。总呆着，脚后跟都能生蛆。”说着，又冲母亲挑了挑眉毛，接着道：“像法国人一样，玩点儿悬的。”

母亲不再理会她的洋相，转过话头，迟疑地张了张嘴，终于讷讷地问道：“那……那事儿，算怎么着了？”

“哪事？”尤娜装作不明白。

“章品……我看着，还……”

母亲的话使尤娜有些不耐烦：“妈您少弄点儿节目成不？就那妈样，找我？真怕嫁不出去哇？”尤娜露出鄙夷的目光，“想奔钱去，找鬼佬，那才真是大款，吃碗刀削面敢玩好几十。哼！美出鼻涕泡来了，也不撒泡尿照照想想。”说完，她看看表，又说道：

“妈，您先出去。”

母亲看了看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刚转身出门，外面一位老太太火火地拍着外面门叫着：“十七号，电话！”

“谁来的？”母亲赶紧打开外屋门。

“姓章，立早那个章。”老太太忙不叠地说。

母亲愣了一下，叹了口气对老太太说：“说不在吧！”

等母亲关了外面门，尤娜又看了看表，自言自语地说：“时辰到了！”

她小心地拿开温毛巾，只觉得眼睛一亮，唇上原来那一层黑茸茸的汗毛不见了，真的一扫而光了。她猛地伸直双臂大叫了一声：“哈！”

母亲听到喊声，急步走了进来，慌忙地问道：“又怎么了？”

尤娜会心地一笑，“没事！”一边说着，一边将那瓶“一抹净”小心地放进梳妆台的小抽屉里，嘴里不自觉地哼起了《青春无悔》中的歌子。

大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车辆往返穿梭。马大同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跟着一位中年知识分子，一齐来到路边不远的一个冷饮摊儿前。

两人下了车，中年人用手指了指说：“就这儿。”

马大同点了点头，从提包中取出一只塑料瓶的橙汁，走了过去。卖橙汁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

马大同把橙汁瓶放到柜台上，问道：“这个，是你卖的么？”

那个女人连眼都不抬地问道：“照方抓药？来几瓶？”

“你这桔汁，不对。”马大同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威严。

听了这口气，那女人也斜起眼睛，把马大同上上下下“照”了一番，冷腔冷调地道：

“喝出尿味来了，还是喝出奶味来了？”

“你这，开水兑的。”马大同提高了嗓门儿。

“怎么，找茬儿？”女人毫不示弱。

“你这是假冒伪劣商品，哄骗消费者。你这么做，不行！”马大同的腔调有些愤怒了。

女人撇了撇嘴，“我求着你买啦？哄骗，当您三岁还是四岁？长得人五人六的，想干嘛？假冒？不定他妈谁假冒呢！哪脚没踩住，冒出你这么根桩子来。”说着得意地瞟了眼前的两个男人，又冷冷地扔出句：“也不怕丢人现眼，事儿妈似的！”

马大同愤怒了，大声地说道：“我是 315 的！”

听了这话，那女人似乎更来了劲，嗓门也提高了八度：“815！昨儿还来了俩克格勃呢！”

马大同有点没招了，重重地哼了一声：“没听说过 315 消费者之音吧？”

女人有些肆无忌惮了，甚至有些泼：“什么消费者之音，还美国之音呢！没事少这儿；屎克郎穿西装——假充大干部。驴毛！”

尤娜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着，那副得意的样，真像得了金牌似的，手里的小手绢儿，不时地轻轻擦擦那不久的杰作——那光鲜的上唇。突然，她发现了对面马路上的马大同和另一个小伙子。马大同也看见了尤娜，他忙下车，老远地就嚷道：

“小尤，正找你呢！”一边嚷嚷，一边两人推车过了马路。尤娜捏住闸，用脚尖点着地，笑着问道：